

世界热潮的中心人物

—— 韦伯

[英]唐·麦克雷 / 著 赵立航 / 译



名学人丛书●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世界热潮的中心人物

—— 韦伯

[英] 唐·麦克雷 / 著

赵立航 / 译 杨 坚 /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世界热潮的中心人物——韦伯

〔英〕唐·麦克雷 著

赵立航 译

杨坚 校

责任编辑：张 晓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县牌楼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125 插页：2

字数：65000 印数：1—10800

ISBN7—217—00410—1

C·9 定价：1.70 元

湘人：88—4

编者的话

当代文化巨擘们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财富，我们是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呢，还是以客观的态度译介和研讨呢？当代中国大众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后者。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这套丛书是从英国 FONTANA 出版公司的一套很有影响的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丛书中精选翻译过来的，所译介的都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思想领域中有重大建树的著名人物，这些思想家多数为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所注目，也有一些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丛书介绍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他们学说的价值、影响及其缺陷作了分析和评价。撰写该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整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学术工作者了解

和评价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体系的对外开放，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套丛书行文流畅，语言通俗，一扫晦涩艰深的学究文风，对这些学人的深奥复杂的学说作了深入浅出的评介，一般读者也能够在这的帮助下获得当代人类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新的信息。至于其中某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则由各书译者在译序中作了一些说明，也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第二编辑室

译 序

马克斯·韦伯是本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学之父。他1864年出生于德国，曾先后在弗莱堡、海德堡、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大学担任教授，1920年逝世，终年五十六岁。韦伯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里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韦伯观点深刻，思路敏捷，著述丰富，他生前发表的著作与人们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他的著作共达二百三十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发动下，美国学术界率先形成了研究韦伯的热潮。随后，这股热潮逐渐延伸到许多国家和地区。七十年代，人们把韦伯与孔德、杜尔克姆、帕雷托等社会学泰斗联系起来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韦伯抵得上一打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现在，韦

伯的许多观点和研究被西方社会学家奉为经典，西方的每一本社会学教材都必须专辟章节论述韦伯。更重要的是，与孔德等人相比，韦伯的思想尚是一座刚刚开始采掘的矿藏，其中还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等待人们去发现。随着对外开放，我国学术界对韦伯越来越重视。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的第一部汉译韦伯著作，《世界经济通史》，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文版。同时，在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韦伯的译文和评介，举行了关于韦伯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韦伯热”正在我国大地上逐步形成。本人译出多诺德·G·麦克雷教授撰写的《韦伯》一书，正是希望对我国的韦伯研究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韦伯的著作涉猎广泛，内容艰深，语言晦涩，因此，人们常用“迷宫”一词形容它。在《韦伯》一书中，麦克雷对韦伯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发展作了一个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的全面介绍。他批判地探索了韦伯之谜，并通过分析韦伯的私人生活、思想来源和韦伯生活于其中的德意志帝国，对韦伯的创造性成就作出了一个新颖的评价，为我们出入韦伯这座思想迷宫提供了一条宝贵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当然，韦伯的思想和麦克雷在评

述韦伯时所表露出来的某些观点，也包含着缺陷和错误，请读者在阅读中作出甄别。

本书作者麦克雷曾经是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加纳大学和加利福尼亚（贝克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目前，他是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曾在北美和德国到处进行讲演。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英国社会学杂志》的编辑。他已发表的著作有《意识形态和社会》（1961年）和《时代与舞台》（1972年）等等。

虽然麦克雷教授力求深入浅出地介绍韦伯，但韦伯思想和语言的晦涩艰深主要是由韦伯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所使用方法的独创性所造成，因此，关于韦伯的这个传记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不可避免地仍存在着某些模糊难解之处。为此，译者尽量作了一些注解，并标出了书中所涉及到的德文、法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原文，以供读者参考和查对。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错误含混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罗吉尔·布兰德肖先生热情地提供了本书的英文原著，郭景萍同志为本译著的最后完成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向他（她）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译者

1987年9月

目 录

序论	(1)
第1章 韦伯的声望	(3)
第2章 韦伯的生平	(14)
第3章 韦伯其人	(27)
第4章 韦伯的国家	(38)
第5章 韦伯的知识世界	(48)
第6章 韦伯的思想支柱	(60)
第7章 韦伯的形式社会学	(74)
第8章 韦伯的实质社会学	(90)
第9章 从现代的角度看韦伯	(107)
第10章 韦伯著作阅读指南	(113)
韦伯年表	(119)
参考书目	(121)

序 论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进行探索。要进入一座迷宫的中心，别无它途，而韦伯确实就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迷宫。令人失望的是，在许多真正的迷宫中心常常一无所有。然而，对于在韦伯这座迷宫中辛勤探索的人来说，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虽然在我看来埋藏在这座迷宫中心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期望的要少，但是，正是这座迷宫及其宝藏，使得韦伯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本世纪在社会思想上富有创新的著名人物之列。

尽管韦伯的著作，除两本正式的讲演集以外，所使用的语言十分深奥难懂，但由于篇幅所限，在书中我尽量避免作过多的学术性注解，并尽可能避免出现德语词汇。结果，我在叙述中有意使用了隐喻，同时尽力做到不歪曲韦伯的思想。我希

望这样可以有助于解开社会科学家韦伯的思想之迷团，并且紧密结合韦伯在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特殊生平问题，给研究者提供一份韦伯的思想路线图式。但是，我充分意识到，对于一个思想丰富而复杂的学者的探索，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D·G·麦克雷

第 1 章

韦伯的声望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于1920年6月14日下午5时左右溘然去世。这一天阴霾密布，细雨纷纷。当韦伯学生卡尔·勒文施泰因到慕尼黑的泽斯特拉斯的韦伯家中看望老师时，他发现病人独自躺在床上。勒文施泰因在韦伯床前呆了几分钟，亲眼见到自己的老师与死神进行最后的斗争，然后就告别出来。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此时正在屋里其它地方休息着。勒文施泰因离开不久，韦伯就在孤独和寂寞中与世长辞了。韦伯享年五十六岁，在慕尼黑他的教授交椅上只坐了几个月。如果当时他不死的话，他还想在慕尼黑大学的下一个学期讲授有关社会主义的课程。

他的死是一场流行性感冒长期折磨所致。1918年开始猖獗起来的这场流感杀死的人，据说比1914年至1918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到1920年，这种传染病的确已很难致人于死了，但是所有欧洲人仍然被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食品定量供应制弄得孱弱不堪，对于流感患者的隔离措施也很不严格。韦伯的遭遇正是当时这种情况的一个缩影。他在当年初夏之际所患流感转变成了肺炎，而肺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化学疗法诞生之前——通常是致命的。学者，尤其是在新兴的课题中有独创性的学者，常常是大器晚成的。人们常常作出这样的假定，韦伯临死时，已经开始着手对自己一生的研究进行综合。但是这种假定纯属猜测性的，不能作为证据。他的声望在他逝世后直线上升，他的名字在今天肯定也比在他生前要更加广为人知。为什么韦伯死后能够享有这样高的声望呢？我认为，声望标准一般涉及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很普通的。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时髦是，新闻记者及其他人用“超凡魅力”^①（Charisma）一词来描述政界和艺术界杰出的有吸引力的显要人物。因此，约翰·F·肯尼迪、

^① 超凡魅力指不靠物质刺激和强迫，纯靠人格力量和信仰的领导和鼓舞人群的能力。——译注

K·恩克鲁玛^②和披头士乐队被所有人誉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人们或暗或明地运用这样一个循环论证：“X在公众眼里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所以X有超凡魅力；使X能够吸引公众的东西就是他的超凡魅力。超凡魅力是杰出成就的证据、根据和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说在所有杰出人物身上都同样具有超凡魅力的品质。肯尼迪及其家族都富有超凡魅力；赫鲁晓夫却很少有这种超凡魅力。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超凡魅力不再是一个常用的语词了。人们不再说尼克松、希斯或蓬皮杜有超凡魅力——还有，我认为其原因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是肯尼迪、威尔逊或戴高乐。我们应该把“超凡魅力”一词的使用主要归因于韦伯。我们下面将看到，这种用法是否歪曲了韦伯的思想。

然而，值得一提的，韦伯是从神学中得到这个词的：有超凡魅力就是有神的魅力、上帝的魅力，就是有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上帝所赠予人的”东西。于是，超凡魅力就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不属于物质世界或社会世界。它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的作用，涉及到通过科学和学问的一般手段

② 恩克鲁玛，著名的加纳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译注

和概念，尽可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结合——或未能结合——在一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使韦伯居于引起广泛注意的地位的第二个因素，部分地存在于所谓“新教伦理”的形而上学实体之中。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新教伦理这一概念在韦伯的实际著作中完全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使用的，而只是说，它在许多现代思想中所起的作用是形而上学的。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韦伯把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经济的飞速增长归功于新教伦理——这种关系发生在几乎不知道基督教，对新教的了解更是微乎其微的国土上，这是令人惊奇的。（在一种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形式里，这些幸运的东方小岛的成功被归因于“与新教伦理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更好。）还有，我知道一本广泛地用于英国中学的历史课本，它用节俭和勤勉的新教伦理来解释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认为正是依仗着这两种伦理品质，资本才积累起来，技术发明才被诱发出来。这使我们想起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解释：鸦片引起昏睡，是由罂粟中的催眠素所致。用新教伦理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展，的确与莫里哀的戏剧中的这个解释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些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韦伯的大部分冷冰冰的著作对于经常光顾图书馆的那些人的影响。这些著作的风格甚至使以德语为母语的人都为之畏怯，它们经常被转译成比地道的英语更难理解的一种英语，或者被翻译为一种借用着许多德语名词的特殊法语——例如，“Le historischer Kausalzusammenhang”（历史的因果关系）。从分门别类排列的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界所特有的那种显赫的威望和抑郁忧闷的感觉。德国精神在知识界的成就是令人信服的，但也是令人生畏的。韦伯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著作显得晦涩难懂（当它们未被读过时更是如此），但其中也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和预言的光辉。结果，韦伯被人们看成是占星家之流的人物。

此外，韦伯的著作还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人们一读它们，就会有一种神秘感和一种饶有兴趣但又得不到满足的感觉。韦伯的著作大部分由韦伯死后被人们收集在一起的材料组成。韦伯在学术上雄心勃勃，具有渊博的学识，其能量象火山一样偶尔猛烈地爆发出来。结果，他想要完成、充实和提高的大量思想便以杂乱的文章、专题论文、纲要以及大学生整理的讲课笔记等等形式留给了后世。借此责备韦伯是不行的，因为，在我

们这个世纪里，谁也预料不到自己会在五十六岁时不幸去世，谁也不应仅仅为了在他实际上力所能及的智力范围之外进行了尝试就横遭指责。然而结果是令人气愤的：在他的著作中，渊博与肤浅相伴同居，机智雄辩、严谨周密与枯燥无味、迂腐烦琐混为一体。因此，向韦伯请教，就多少象是在猜谜，象是在打塔拉特纸牌^①，或用《易经》打卦占卜。这并不一定会损害韦伯的名望，并且由于真正的杰出——有时甚至未必是真正的杰出，具有这种因素的名望，可能以学术上的评注、批评、争论和解释的知识产业形式，开辟了给韦伯带来声誉的另一源泉。今天，国际上已经出现了韦伯研究热，我殷切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此有所贡献。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的盛名背后的第四个因素：如果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视野本质上是受历史立场和历史方法支配的，因而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历史生物学，而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历史心理学的话，那么，二十世纪末叶便是社会学的时代。在社会学中，韦伯被尊为圣徒，被视为“社会学之父”，对他既不可以怀疑又不可以加以实际的利用——他只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连

^① 塔拉特纸牌一种发源中欧的纸牌游戏，十分难打。——译注